

编者按

亲爱的读者,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到来了。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,因为老师曾用心点亮你我的梦想,是那个托起明天太阳的人!正如歌曲所唱的——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。
值此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,《海坛风》刊发作家、文学爱好者文章,谨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致敬!教师节快乐!

良师益友三十八载

地春意盎然,蓄势待发的时代。20世纪80年代,是一个令人着迷且十分难得的历史时期,我有幸欣逢其时。今日看来,更让人思考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不解之缘。我之所以说有幸,在于人的青春、希望和国家的良好态势重叠在一起。这是家国之幸,亦是人生之幸。尽管那时的我们,也还是两手空空,但“有梦最美”不正是恰当的注解吗?

当然,有幸者,还在于认识了一批像卢友三那样的良师益友。卢老师于我是印象深刻且影响深远。他教授《逻辑学常识》,在后来人生的阅历中,我才慢慢悟出本学科的重要性。当年卢老师,年届中年、中等个头、成熟稳重、治学严谨、知识渊博,一口流利且标准的口语,在同道中尤为出色,令人佩服。更难能可贵的

是,卢老师对学生的大爱之情,点亮了青年学子的人生之路,奠定了基本的价值观。于我而言,更是受益良多。

从入学到离校,从初始工作到今年,辗转风云三十八度春秋。这么多年来,卢老师和我都在阶段性交流,传道解惑几乎没有中断,这种精神链接在有了微信之后更加频繁。正是“面授三年,为师终身”,令人珍惜而慨叹……

2019年夏,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的同学们,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,第一次大聚会是在平潭。卢老师和其他老师亦如约而至。多年的风霜让人容颜改变,不变的是那份青春的回忆和师生间满满的爱,令人难以释怀。套用一句歌词:从来不用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……

《诗经·小雅》:“鸛鸣鸣矣,求其

友声。”鸟兽尤求友,何况人乎?卢老师视生如友,关爱有加,是对“良师益友”做身体力行的诠释。屈指算来,我为师三十多载,与恩师相比,差之远矣,有愧于心。

如今,卢友三老师年逾七旬,浑身挂满风霜,生活的遇见和阅历的叠加,使他越发睿智和宽厚,极具长者风范和知识分子特有之风骨。于历史、于时事、于人生,他都洞若观火,这何尝不是大爱?何尝不是对家国情怀的珍视?

黑格尔讲过这样一句话: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,他们才有希望;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,注定没有未来。”幸运的是,我们的周边还有像卢老师一样关注天空的一群人。

卢友三老师是我的人生导师,愿他健康如初,吉祥相伴。



献给辛勤的园丁 赵曙合 绘

世说新语

教师异趣

□丁小玲

晨起,读到汪曾祺的一首诗:
修竹姗姗节节长,
山中高树已经霜。
经霜竹树皆无语,
小鸟啾啾为底忙。
我突然联想到那些乡村教师们,觉得他们正像经霜的竹树,默默无闻。由此想起幼年时认识的几位老师。

小鱼的葬礼

有一年,村学堂来了一位代课老师,男的,块头很大。他喜欢养小鱼小虾——这多少和他粗犷的外表有些不相称。不知哪个爱去田沟里摸鱼虾的调皮学生,送了他一只小泥鳅,他很珍爱,用玻璃罐头养着,没事的时候就盯着,看小泥鳅甩着滑溜溜的身子,优雅地游动。

盛夏的某一天,小泥鳅突然死了,大概是觉得小罐头瓶太憋屈,比不上它的沟渠老家。不知老师当时是怎么想的,竟给小泥鳅办了场像模像样的“葬礼”。

那天傍晚,他用毛巾托着死泥鳅,向田野尽头的一颗石榴树走去。后面跟着一群小徒弟。那些平日里狗都嫌烦的小男孩们,此刻都静静地跟着他。他们步履沉重,一脸严肃,似乎还有些悲戚,很像那么回事。

一行人走到树下,挖了一个坑,把死泥鳅放入坑里,又捡了几片树叶覆在鱼身上,再认认真真填上土。很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情景,记得学堂前那片绿油油的田野;记得老师领着几个毛孩子,列队从田埂走过;记得那棵番石榴树下,有个小泥鳅的坟。

老师您现在还好吗?童心可改?

痴迷组装收音机的老师

20世纪60年代,父亲和两位年轻人分配到一所小渔村的学堂教书,三个人一所学堂,一应教育教学,杂七杂八,全部包圆,他们个个多才多艺。其中一个老师,痴迷于组装收音机,自己买来书籍,照着学。不知从哪弄来一架收音机,夜里无事,就拆了装,装了拆,沉迷其

中,不能自拔,经常熬到深夜。

乡村的夜晚,几声虫鸣蛙叫,偶尔有犬吠声传来,涛声格外清晰。学堂距离海边很近,宿舍紧挨着村里的破庙,矮小,阴暗,墙壁潮湿得滴水来。老师对着一盏小油灯,偷偷地钻研收音机。说偷偷,是因为那个年代对无线电还十分敏感。没法子,太过喜爱了。这热爱,不仅可抵山野的寂寞,也可抵被查的恐惧。老师后来变成一个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人。

小说《岁寒三友》中,季向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和父亲的画稿后,拍案说道:“吾乡固多才俊之士,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,声名不出于里巷,悲哉!悲哉!”我觉得父亲这一辈的乡村教师,有很多是这样的人。好在他们当了老师。

一两小酒慰风尘

20世纪80年代,澳前学区有个林校长,莆田人,身材瘦小,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。他应该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吧?印象中他总是斯斯文文的,没有校长的架子,每天笑眯眯的,说话时轻声细语。

我们家和林校长同住在一层楼中,我父母很关心他,家里一做点好吃的,总是差我给他端去。

林校长的宿舍,在走廊的尽头,半间教室大小,一块木板从中间隔开,后面铺张木板床当卧室,前面厨房加餐厅。每次端菜过去,我总能看到林校长坐在一张小圆桌前,桌上有时是一小撮花生米,有时是一盘小鱼或者青菜,雷打不动的是,每次都有一小盏酒。他端着小小酒杯,小口地喝着酒,听到动静,便笑眯眯地招手道:“是阿妹呀!快进来,进来!”

这么多年了,我依然记得林校长一个人自斟自饮的样子。林校长退休后回了莆田,几年后的一天,我父亲突然接到他儿子的电话,告知林校长已经去世,依照当地风俗,当天就已火化,并遵从他生前意愿,不开追悼会。当年许多旧同事,都觉得很遗憾,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

我时常想起他一个人嚼着小酒的样子,小时候觉得他很惬意,如今觉得,那是寂寞的酒啊。

后记

许多乡村教师,默默无闻地淡出了基础教育的舞台,于时代,于历史,他们实在微不足道,但他们存在过,如水如云。
水流云在。

□卢芳香

2023年9月15日,单位安排我来北厝中学走教(因为特定的需求和教育资源的调配等原因,安排教师在不同的学校之间流动教学)。于我而言,北厝中学既熟悉又陌生,作为兄弟校,每年都能听到北厝中学的相关教学信息,也常与北厝中学教师交流教育教学上的问题,但是来平潭十几年,仅去过一次北厝中学听课。走教一年,承载着我一寸教育初心和梦想,于是,我在《行走在教学路上》的方格纸上,记录下这段别样的教育之旅。

青青校园

时光清浅,岁月安然。在这纷繁的世间,总有一些遇见,如诗如画,温暖着我们的生命旅程。

当我踏上教育的漫漫征途,每一次的邂逅都是一场灵魂的触动,每一次行走都会在日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几行文字。

癸卯年九秋之际,我临任至北厝中学。

在导航指引下,小电驴悠悠驶入校园。

秋风轻拂,草木葱翠。满目翠绿,如海洋般令人心旷神怡。

停好车子。我脚步轻盈,在校园中探寻更清新的踪迹。斜阳余晖洒落,温暖的光芒拂过教学楼的窗户又反射回天空,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虽无枫叶与银杏的绚烂,但

行走在教学路上

灯下漫笔

北厝的秋天自有其清新与宁静。这份宁静与我的内心相互映照,使我步伐更加坚定。

你好,北厝中学!

桃之夭夭

教育不是单向的给予,而是双向的奔赴。

今日的课堂很愉快,聊起璀璨的中华文化,孩子们的脸庞洋溢着青春的活力,眼眸如星辰般璀璨,闪烁着对知识的热爱与好奇。

课堂互动如清泉流淌,激起层层涟漪,孩子们的笑声清脆悦耳,如同山谷鸟鸣,回荡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。

我倾囊相授,愿知识如甘泉般注入他们心田,滋润着他们茁壮成长。

粉笔在黑板上舞动,勾勒出他们灵动的篇章,勾勒出梦想的轮廓。

如切如磋

教育之路漫长而充实。

每有孩子抽到拍照卡的时候,北厝中学四楼的走廊和操场,便承载了无尽的欢乐。我一直以为青春期的孩子不喜欢拍照,所以设计的拍照卡很有限,看来刻板印象又一次让我忘记了“因材施教”。

冬日午后的阳光洒在四楼的走廊上,温暖而明亮,我们共同拥抱这一宁静和生机。教室的门口和走廊的尽头,是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笑容,他们的欢声笑语如同天籁之音,随风飘荡在整个校园。今天下午,我的相机在不停工作——本来是一个人的拍照卡,后来成了一群人的青春

狂欢。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这一刻,我深感教育的美好,为自己能够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而自豪。

北厝的操场,是我们共同的乐园。红色的跑道,不仅见证着他们的汗水与努力,更记录了我的从教岁月。我时常站在三楼走廊,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尽情奔跑,挥洒着青春的活力,他们或追逐嬉戏,或认真训练,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生命的张力。我也常常眼眶湿润,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期待。

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。”这半年来,在有限的课堂和课间,我尽心守护着,希望用爱和智慧浇灌他们,期盼他们茁壮成长,历经风雨的洗礼,成为参天大树。

燕燕于飞

今日拍毕业照。离别之际,心中充满了不舍与感激。

北厝中学,给我职业生涯带来另类的体验和洗礼。

这不到一年的美好时光,我们不期而遇,一同学习、一同成长、一同规划梦想。犹记得初见你们的样子,眼睛明亮,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;纯真的笑容,有无尽的温暖力量。

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。”这里每一个孩子,都将是记忆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。那个总能准点提早五分钟走出教室,无论刮风下雨总孤独在车站等车的女生;那个总问我政治老师还是化学老师的,在课堂上总是语出惊人的大男孩;那

□翁婷婷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2024年9月,闺女背上书包,高高兴兴走进初中的大门。

我看着她,目光渐渐模糊,仿佛时空流转,回到了小小的岚岛。

1997年9月,我背上书包,走进平潭城关中学的大门。那时小升初我没考上一中,就摇号到了城关中学。在这里我先后遇到了班主任曾力群老师、翁朝霞老师和王昌明老师。

曾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,个子很高,脖子很长,眼镜很厚。眼镜后藏着我害怕的一双眼睛。她的眼睛太聪明了,知道我们班的大小事情,看透我们暗地里的叛逆、懒惰。如果她低头看着你,略微的嘴唇打开,脑后的马尾一甩一甩,那我的眼睛很快就要“下雨”了。开学第一天,她跟我们会说:“虽然以后电脑会成为趋势,但是字还是要写端正。”她的板书不多,字如其人,大开大合,驰骋黑板,何等大气。她还说:“拼音很重要,以后电脑打字不是用五笔,就是用拼音。”那时候我不想背“五笔字根”,但韵母也记不清楚,纠结再三还是暗暗下决心要学好拼音。每节新课,我们预习完生字,她给我们讲这些字,提醒我们写的时候注意笔画笔顺。音、形、义,多难搞定的字,被她这么一说都懂了。她教我们体会情感,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、鲁迅的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一切景语皆情语。

叛逆的初二到来了。第一节音乐课,我打量着翁朝霞老师:戴着眼镜,绑着辫子,声音醇厚。她在黑板写下:“我们学着用钢琴写诗”。彼时的我并不知道,翁老师的教学如此大胆超前,音乐理论现在看来仍充满生机,她的音乐文学课更是深深吸引了我。在不知

道何谓“学科融合”“戏剧教育”的时代,我们就上过音乐戏剧课、音乐文学鉴赏。20年后,翁朝霞老师作词的《天下福地最美福州》,成为宣传福州的靓丽名片。当时城关中学校歌也是她作词,歌曲十分动听。去年我联系上翁老师,她告诉我调离平潭后早先的很多歌曲遗失了。那首歌我一直记得:“澎湃在小小的岚岛上,经历了许多的地方……”

小小城关中学真是百花齐放。初三下学期,学校给我们重新分班,我被分到了冲刺班。换了语文老师——王昌明老师。他不戴眼镜,个子不高,留着小平头,经常笑得一团和气。王老师是平潭作家协会的一员,他的文章写得有趣生动又情意绵绵。和其他老师上课不一样,脱口秀都没他精彩。他上课旁征博引,信手拈来,绘声绘色,实在太逗了!讲到福建方言的差异,他说了一个段子:有个平潭人去福州,福州人看了他两眼说,汝呀衰。平潭人大怒,汝骂我衰?然后两人就成了“冤家”了。王老师手舞足蹈,连说带演:“后来来了一个福清人,福清人就来劝架——伊不是骂汝,福州话‘衰’就是你很瘦,没别的意思啊!”坐在椅子上的我们早就笑得前仰后合。王老师对我挺好,大概我的语文基础不错,作文写得还行。王老师对我们很用心,大概我的语文基础不错,作文写得还行。王老师对我们很用心,大概我的语文基础不错,作文写得还行。王老师对我们很用心,大概我的语文基础不错,作文写得还行。

思绪拉回2024年,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,现在我真的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今天谁能够划船不用桨,谁能够扬帆没有风?漫漫人生路,老师们是跨越大海的桥。而我也将继续成长,与他们一样,成为别人的桥。

